

历史影册

最后的巡更梆声

□柯文 湘斌

民间采风

品官桥

□杜康乐

睡到夜三更,犹闻更夫敲梆声。
 最近,收集城镇文化史料,和老城民们谈起更夫打更的往事,都有怀念之感,因为它是一道古老文明风景。

更夫,俗称打更人,即为城镇夜间巡逻的工作者。古人把一整晚分为五更,若和现在的时钟相靠,约两个半小时为一更。常说深夜为半夜三更,即晚上十一时至转钟一点,也就是子时。过去,在未使用闹钟前,更时则用燃香计时,一至二根香为一更,依次而计。更夫的工具一般是用干槐树或柳树做成的木梆。将一个小碗大、一尺长的木棒,腹中掏空,再用坚硬的木棍(最好是檀木)制作成大拇指粗、八寸长的梆槌,用它击梆,发出梆梆的响声,声音清脆悦耳。

那时县城很小,每巡一次,仅需半个小时左右。每更之间,有两个钟头空隙可以打盹。更夫全是晚上劳作,白天休息。更间打盹的计时办法主要是靠燃香(即将香

点燃,绑在手指上,当香烟皮肉感疼时,又开始工作)。巡逻沿街道进行,更夫约行走五十步敲击木梆三下,随之大声喊叫:小心火烛,谨防盗贼!如此一次一次地循环下去,夜夜照旧而行,风雨暑寒无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乐此不疲。

更夫的工资由当地政府发给,但较低,基本上只能满足一个人生活费用,其余费用全靠市民施舍。因此,干这项工作的多是没有家庭负担、责任心极强而又身体素质好的市民。

曾为慈利县城作一辈子更夫的杨老四,自幼聪明机灵,一生光身一人。也许打更让他锻炼成了一副强健的身体,杨老四活了八十九岁,寿终正寝。杨老四去世前夕,笔者为抢救文史,特地采访他。他向笔者讲述了打更的苦乐趣事。

他说,他干的这个活儿,是从一位姓朱的师傅手中接替下来的。朱师傅是个老更夫,从清末光绪年间就干起。木梆及打更的方法和职责也是师傅传授给他的。他没有辜负师傅的教诲。问心无愧。杨老四说,打更最苦是冬雪天,寒风刺骨,有时冻得浑身发抖,连叫喊的声音也打颤起来。然

而即使再艰苦,也得坚持,他说,也曾有过恋情,那是民国二十四年五月,涨大水过后,一位从河南逃水灾的刘姓女子,无落脚之地,被他收留。女子见他人品好,想和他成家。女子以为打更好玩,还与他结伴打过更,有次都睡熟后,香不仅伤了手皮,还差点误事。日子一久,女子见他太累太枯燥无味,婉拒了婚事。杨老四一想,不成亲也好,免得误人家青春。

说到这里,他将话锋一转,又说,但最多是乐趣,每当他听到一片无人失事的赞扬声之时,心中自然升起一种无形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有一天中午,他在一家酒店喝酒,与他同桌的两个人竟是小偷,他俩酒足失言说,那天晚上,准备偷一户姓张的店铺布匹,刚要下手时,却被那个该死的更夫梆声和喊声提醒了店老板,让他们扑了空。这话虽是骂他恨他,但他听在耳里,甜在心中。

还有一回,一个姓陈的老人,突然手提一壶米酒和一只大母鸡上门,说是向他道谢。杨老四不由心中一愣,忙说,你我素不相识,无功不受禄,何以言谢。那个老人说,是你的梆声免了我家的一场火灾。这

不是功吗?原来那天陈老在睡觉前忘了处理好灶火,留下隐患,火苗已开始露头,幸好陈老听到了他的梆声,赶忙惊起察看,避免了一场悲剧。

因此,杨老四总是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他虽读书不多,但他自学了不少文化知识。对清代慈利知县陈大人为更夫作的诗,至今他还能背诵:梆声阵阵过五更,声声提醒梦乡人。防火防盗作警告,夜夜为人报太平。他也仿照这首诗编了一首《打更谣》:夜沉沉,梆声声,声声呼唤梦中人。别要怪我扰宁静,天灾人祸不留情。酣睡不要忘火烛,甜眠切记防小人。日子太平思太平,他人安心我安心。在抗战期间,他的梆声敲得更脆,叫声更响,告诫人们除了防火防盗,还要谨防汉奸和日本鬼子搞破坏。

打更之俗,历史悠久。好多人口密集的古老乡镇,如慈利江垭、溪口、龙潭河的街道上,在六十年代前夕都还有更夫的打更声,不过他们敲的不是木梆,而是小铜锣。

更夫打更,是乡愁,无法忘记的乡愁。



海苗青摄



平凡人生

父亲

□覃爱鸣

十年前,临近春节的一天,父亲到城里找我,说他身体难受,想到医院检查一下。我看父亲平常黝黑健康的脸已变得金黄,状态也显得萎靡不振,不敢耽搁,赶紧带他到医院就诊。

找到一位熟悉的医生,做了几项检查之后,医生朋友告诉我,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疑似胆管出了大问题,节后要速去省肿瘤医院确诊。这个初诊结果,犹如晴天霹雳。父亲一向身体很好,在我的印象里,他极少生病吃药,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那个春节,就在这样的惶恐纠结中过去了。正月初八一上班,我就带父亲到省肿瘤医院复诊。诊断结果:胆管癌晚期。我不甘心,立马带父亲去广州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复查,其结果,将我最后的一丝希望,彻底击溃。

这之后,父亲在与病魔抗争了三个多月后,不舍而无奈地离开了我们。是年,七十三岁。

仔细回想,父亲极其命苦。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

年,父亲出生。年仅三岁时,他的母亲的奶便去世。十二岁时,原本靠几代祖上苦心经营攒下的还算殷实的家底被土改。正长身体的阶段,遭遇食堂化及无穷无尽的自然灾害,与那个年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父亲常为衣食犯愁。二十六岁,生养第一个孩子。三十九岁,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父亲一共生养了五个孩子。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二十多年里,他要想方设法把五个孩子养大,其难、其苦,可想而知。父亲六十岁之前,因为生活的重负,没享受过一天好日子。

我永远无法忘记小时候眼见的一件事情。

有年冬天,卸甲峪林场的木板,距离我家约有二十里山路,要雇人挑至禹

溪供销社装车外运,每百斤八角工钱。因为当时以生产队为单元集体劳动,上工时间管得紧,更因为禹溪至卸甲峪要经过十八山的三十六拐,山路陡峭,平时空着手走一趟都不容易,有意参与此次挑运的人很少。父亲迫于巨大的生活压力,邀了一帮人,每天都半夜出发赶到卸甲峪,大清早把木板挑到供销社交货,然后赶到生产队照常出工。整整一个冬天,除极端恶劣天气外,基本上天天如此。这样一趟,他们每人大约能挣到一块钱,相当于当时3-4天生产队的工分值。但其艰辛程度与体能透支,可以想象。

前年,我和几个户外的朋友爬朝天山途经十八山的三十六拐。当时站在山巅远望禹溪,我一下子就回想到了这件

事。眼前仿佛看到四十年前父亲和一群人肩挑百多斤的木板于黎明中在陡峭难行的山路上负重弯腰艰难行进。那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一个社会底层人群艰辛而不屈的生存场景定格。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泪流满面。

好不容易,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父亲凭其勤劳能干,家境渐宽,几个孩子也都成了家,六十岁以后的日子,应该说是一年更比一年好。只可惜,好日子,他只过了不到十三年,就罹患绝症,无缘消受。

父亲去世后,我从未在梦中见过他。好多次,我睡觉前曾极力强迫自己做梦,梦到他,与他说说说话,但一直没能如愿。民间有一个说法,不梦见亡人是件好事,说明他(她)在那边过得好,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要向亲人诉说。这样看来,或许,是应了好人好报、天道轮回的古训,父亲在那边过得还好。

我真希望是这样的。这样,才对得起我辛劳一生的父亲。

古风新韵

洪家关烈士陵园缅怀

□熊保清(90岁)

陵园肃穆且清静,紫气祥云照英灵。
 春夏秋冬鸟作伴,青山绿水故园情。
 时逢节日祭忠魂,仰天远眺泪满襟,
 吾辈后人长相忆,功德卓著惹人敬。

李玉姣诗词

浣溪沙 纤纤小字是前身
 天际流云看未真,终归不似有心人。何如嗔怨那黄昏。
 月倚梢头还带梦,风回阁里亦沾尘。纤纤小字是前身。

浣溪沙 清愁一点是残花
 乐道清贫是我家,半窗晓月半窗纱,闲听燕语品新茶。
 懒理红妆偷拭泪,慢铺素纸乱涂鸦。清愁一点是残花。

金错刀 中秋 心头住个玉玲珑
 半窗月,一帘风。江南江北节相同。离人望断排排雁,山水迢迢泪眼朦。
 斟满酒,喝千盅。心头住个玉玲珑,有情不怕天涯远。折个风筝上九重。

小重山 一种风情最写真
 一种风情最写真。丁香听雨巷,意微醺。旗袍纸伞过清晨。凝眸处,薄雾漫芳村。
 柳色半含春。裙衣香淡裹,好清纯。啾啾燕子落朱门。街店老,叫卖自精神。

风入松 老家 斜阳又照谁家院?
 墙头绿柳似含烟,绿了窗前。斜阳又照谁家院?鸡犬闻、灶火耕烟。半亩荷钱小小,一篱青果圆圆。
 村居时有鸟喧鸣。醉了心弦。那汪老井成心念,清如许,胜却流泉。木桶颤悠岁月,眉头系住流年。

春从门外来 笔底底煞情浓
 浅碧新红。弄几许娇容,醉了东风。看那青柳,莞尔谦恭。临水学那渔翁。钓三分娴静,一分悟、八面玲珑。小船儿,悠悠水上,惊起飞鸿。
 长堤暗香浮动,忆往事烟云,如幻空濛。心静梅开,柔情深种,笔底底煞情浓。把些些心事,千万缕、解作情衷。太匆匆。叹水流去,缘去难逢。

外婆

□向秀珍

我站在高高的田埂上,脚下是刚收割好的田野。残留的稻壳像一列列恪守尽职的士兵,无声地守护着高高拢起的草垛;溪水在最低处缓缓地流淌;天高云淡,青草快乐地结着籽儿;牛儿不时甩动尾巴,慢腾腾地从树的这边踱到那边去。

一片黑云涌来,山风咆哮,所有的事物都似在惊慌失措般忙乱奔逃。外婆穿着藏青色的斜扣对襟衫和宽大空荡的绳系黑裤,遥遥地向我奔来。看不清外婆的面庞,只依稀能分辨她把头裹在黑帽里。我慌乱地伸出手,想挽住外婆,却总也挽不到。我大声呼唤,外婆没有任何回应,离我不远也不近。

我几近绝望地等待着。一步也不敢向前挪。脚下的土地瞬间却幻化成了无底的黑坑,载着我颤抖焦灼的身体往下沉、往下沉。惊悚间,身体猛一震,我费力睁开眼。

原来是梦。
 窗外月明星稀,虫鸣声不断,大地安详又宁静。我拍拍自己,又摸摸身上的汗,久久未能入眠。

关于外婆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小时候,总爱粘着外婆去放牛,喜欢把鞭子挥得啪啪响,地响,牛儿撒蹄奋力直奔四下逃窜,我乐得咯咯咯地笑。外婆严厉喝止,抢下我的竹鞭,啪一下打在我的手心,问我疼吗?我哽咽点头。外婆说:你疼,它也疼啊!她看向我指指牛,又指指

周围所有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事物。我那时不懂,懵懵懂懂地看着外婆。

在山上,我们经常口渴,每一次外婆总能找到干净的泉眼。无论怎样渴,她都不让我马上趴下喝水,而是迅速地找到一片芦荟叶(本地称为牛草),虔诚地轻轻摘下后打个小结,放到泉眼边上,又从树上摘下宽大的桐油叶洗净后,做成瓢状,弯身趴下低头取水与我。我很疑惑。外婆说:所有的山泉水都是由水井娘娘看管着的,辛苦着呢!正是因为有水井娘娘,我们才有源源不绝清冽甘甜的井水喝呢!我问:水井娘娘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呢?外婆说:她是仙人呢,以后喝水都要这样做呢!难怪我经常发现山边的每一口井水边,都会有那么多的用牛草叶打的结。

外婆也会有和别人理论的时候。记得有回,外婆丢了鸡,外公气呼呼的,外婆倒坦然得很。当再去了一只的时候,外婆便开始筹谋抓小偷。还真抓着了,硬是要他赔礼道歉,并赔了双倍的钱。外婆说:这样的人,他如果不知道改正,就会得寸进尺,偷完了这一家,目标还会瞄准下一家,得让他尝尝不劳而获的苦,做坏事要先考虑后果。

在外婆家门前,有小竹林,一条溪流绕屋缓缓流过。溪流上方,是一段长长的木质水槽,半圆状,拼接起来的。清澈的泉水从长着绿苔的水槽中缓缓注入石臼,那些鸡呀、鸭呀、狗呀的在竹林里

悠闲地追逐;晾晒的衣服、被子、毛巾呀都在阳光中轻舞。外婆面带微笑,长久地伫立凝望,时间似乎就定格在这里,世界如此古老美好。

外婆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出嫁经过我们村时,是被外公抢亲成家的。我无法对当年外婆的感受感同身受,但在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只知道外婆依然乐观坦荡地过着每一天。据娘说,外婆陪嫁的物品里有象牙、金条、银锭之类的很多东西。但因为对娘选择嫁给爹的不满意而使娘没分得一分一毫,以至至今提起仍耿耿于怀,但娘又以她的倔强而又不允许我们拿您的一一哪怕是一丝一缕。

对于我们四个外孙,外婆甚少来看,省得看到娘又疼得慌。对于我,许是学业好,外婆才又看重那么一些。

记得上初中的一个黑黢黢的夜晚,因为由政府人员找父亲开会谈事,家里没有多余的睡铺,我便来到了外婆家。在昏暗的煤油灯盏下,外婆从高高的穿衣柜的隐秘处,拿了一串长长的银饰,慎重地挂在我的脖子上,那串银饰太长,即使我个子瘦高,却仍是垂得老长。灯光昏暗,饰物上面精美的雕刻依稀可辨。走两步,便叮叮当当,银光灼灼。外婆说,真好看,送给你。我慌乱地摘下,硬是不肯要。外婆拿着那串银饰发了会儿呆,慢慢地放回原处。那天晚上,天气很冷,呼呼的风把门吹得咣咣咣,外婆把我冰凉脚握在胸前,也

没说话。有热热的液体滴在我的脚背上。我不知道,外婆那会儿在回忆些什么。

所有的恩怨随着外婆的离开烟消云散。外婆躺在家乡的小路旁,向着太阳与溪流,从容又安详。娘每次提及外婆都异常伤感,悔不当初。在亲骨肉里,哪有什么是非非,只有怀念和痛惜。

记得在村里上小学时,每到瓜果成熟季节,外婆便会戴着颤巍巍的身体,一步一步爬上“吱嘎”作响的木楼梯,走到教室门外,喘会儿气,把那些时令水果轻放在教室外面。然后,再听见外婆缓缓走下楼梯时吱嘎作响的声音。我便在教室外想象着外婆扶着楼梯艰难行走的样子。

大地是那样的安静,万事万物都那样的安静。

外婆,带着良善,令我在年月里不断敬畏,感恩。直至现在所遇诸事艰辛,却也能带着外婆教与的种种勇敢坚强一路前行。以后,也必将更加坚强勇敢地走下去。

家乡的小路已日渐荒芜。我行走在这高楼大厦间,依然常常想起外婆。异乡的城市无家乡的小花可寻,回到家,在屋角看见有一蓬狗尾巴草长势正好,想着外婆是极喜欢的,便采下养在花瓶里。送给外婆,也送给自己。